



早春有色

□廉彩红

早春的颜色，薄而软、细而柔，带着几分缥缈而虚幻，轻悄悄地就入了人心。

早春，动不动还要些小脾气，让人裹紧了身上的衣服。忽一日，它就喜笑颜开，阳光晴朗，一丝温润就爬到人的眉梢，人们不由荡起和春天有关的笑。

于是，人们乐陶陶踏青看春，从早春看到晚春，怎么也看不够。

早春的绿是青涩、稚嫩的。春天打起幌子，各类草木得了诏令，纷纷冒出翠色的细芽。柳丝最敏感，它早早起了些微的绿，太嫩了，带着黄，轻轻抚动。在早春，柳树矜持而娇羞，羞答答怕人见，细微微如纤丝。白居易有诗云：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草悄悄地钻出地面，悄悄地给自己换了身新衣，轻盈、细嫩，远望绿意蒙蒙，近看无有痕迹，是和人们捉迷藏？怪不得韩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早春的绿，还真是羞怯得很呢。

迎春花开了，它们成群而不拥挤，彼此保持着独立，在花藤上这一朵那一朵地开着，散发着自己的光彩。呵，发自己的光，也不嫉妒别一个发光，更不会熄灭其他花的光彩，能抵抗早春严寒的花，可不就得有这底气和傲气吗？早春开花的还有梅花、山桃花、樱桃花。梅花有许多种，其中最特别的要数蜡梅，蜡梅不属梅花，但它偏要和梅花站在一起，并且以自己玉质的花瓣、宜人的清香占据了重要位置。我最喜白梅，薄而清静，盈盈弱弱，人在梅间走，梅在人心落。让人想到日暮苍山，白雪盈头的清寂和自持。过两天，山桃花就要开了，山桃花也是白，白而微弱，白而不争，自在淡雅，颇有出尘之态，毫无媚俗之意。

水面漾起浅浅的波纹，一圈又一圈，入手微凉。早春的水，薄凉而轻柔，连带着水里的石头、透迤的岸也柔和了，仿佛不如此，不配和这水一起荡漾一样。水里游动的鹅和鸭，生活逍遥而富足，也不怕人，看到游人停留在岸边，纷纷游过来，等待人们的投喂。即使这样，它们的姿态仍然是骄傲和矜持的，摆足了富贵人家的派头。水色澄澈，岸的倒影、树的倒影、楼的倒影、人的倒影、天空的倒影隐约其中。朦胧而模糊，微波皱起，影子斜了、歪了，扭着身子，让人看得痴了。

早春的山，透着清冷薄凉之气，山阴处还残留着刚刚融化的雪的气味，山石峥嵘，山头空蒙，颜色淡薄，却有含而未发的生机。你看，迎春花开着，梅花开着，草尖儿绿意盈盈，还有什么不值得期盼呢？何况，桃花、杏花、李花……作好了准备，不久之后，满山满谷的色、香引诱人一次次往山上跑。

早春，处处轻盈，处处清嫩，处处羞怯，可就是这轻盈、清嫩、羞怯蕴藏着无限生机，我们才能看到整个春天的明媚和窈窕。



春日说柳

□郝 军

说起柳，最恰当的时间应该是春天。

倘若在冬天谈柳，数九寒天，大地苍茫，那时候的柳树疏淡光秃、突兀森郁，怕是没有多少感觉吧？也只有春来了，柳醒了，皮绿了，含苞了，吐絮了，婀娜多姿的枝条随风摇曳，那才是柳树该有的模样。

刚开春的柳枝，绿中透着嫩黄，黄中不乏翠绿，一副娇滴滴的模样。蓝天白云映衬着碧波荡漾的水面，垂几枝萌芽写意般的枝条，成了早春最动感的点缀。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老家生产队十字路口池塘边上的那几棵柳树，树根一半浸在水里，一半埋在土里，显露出极其平常的褐红色。春日里，微风习习，垂柳依依，母亲就和街邻的婶娘们经常利用农闲间隙在树根旁的石条上槌布浣衣，此情此景特别温馨。

说起柳树，我对它也只是个比较模糊的印象。到了上学年龄读了书以后，才对柳树有了较深了解。

柳树，别名杨柳，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成熟树龄的它，皮坚质厚，外表粗糙开裂，老树干多朽腐且中空。它耐寒、耐涝、耐旱、耐高温，全世界有520余种，仅我们中国就有250余种，遍及全国各地。柳树易繁殖，栽培方法简单，生命力强劲，既可美化环境，也在生活、环保、医药等方面有广泛用途，是人们最喜欢栽植的树种之一。

柳树，虽说它不及杏树和桃树那般春花秋实、硕果累累，但它性情温和、脚踏实地，深深根植于家乡的土地。春来发芽、夏来葳蕤、秋来落叶、冬来挂冰，见证着父老乡亲的岁月更迭、生命轮回。柳树虽不曾有什么东西奉献给人们，但它的根系发达，盘根错节，却能够为乡亲们遮风挡雨。

柳树，是靓丽优雅的代表名词。惊蛰以后，柳树抽出青翠的枝条，萌出娇鲜的嫩芽，这些小叶子酷似一双双小眼睛，惊奇地观看着大千世界。缤纷细雨之后，她拼命吮吮着春天的甘露，舒展着淡淡如烟的黛色，展现出姣好秀美的容颜。

清明时节的柳树最为精神，也最为出彩。有两个成语叫，“垂柳成荫”“春色如

黛”，说的就是柳树。当柳絮开始抽芽的时候，枝条上满满都是白白的絮芽，白中含绿，绿中蕴黄，活脱脱像极了落在枝条上的小蝴蝶，着实可爱动人。待到柳絮飘飞时，犹如漫天的白雪，又像布满天际的云朵，映衬着生机勃勃的原野。

柳树，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风姿。春天，它枝条柔曼，颜色青翠，如同一位婀娜多姿的美少女，在微风吹拂下摆动着绿色的连衣裙，又像一位来自春天的使者，热情地伸出修长的双臂，焕发出勃勃生机，浑身洋溢着春的气息。夏日，被风姑娘剪成细长的柳叶，遥看像一弯绿色的钩月，也似一条修长的绣眉，怪不得人们谈起女人的眉毛就说是柳叶如眉呢。金秋，柳叶由绿变黄，风儿一吹，翻了一个又一个筋斗，真好似一只只小蝴蝶从枝尖上飞下来，为石间小道铺上一层金黄色的地毯。寒冬，一层层雪花覆盖在光秃秃的枝条上，既是在为它遮风挡雨，也是在替它修饰打扮，看上去别有情趣。

柳树也让我不由自主想起了母亲。那时候，开春以后，在柳芽尚未萌发之前，母亲会领着我们捋柳芽，然后回家用开水焯、用凉水泡，待苦味浸出，或上笼蒸菜，或用盐和蒜汁拌匀调成凉菜，在那缺粮少菜的时代丰富了我们的味蕾，填饱了我们饥肠辘辘的肚子。

井台边上那棵大柳树下，是乡亲们最喜欢的去处。那时候男人们在那里吸烟、唠嗑、说三国，女人们在树荫下择菜、纳鞋底、议张家长李家短，孩子们在一旁玩泥巴、打纸包、玩捉小鸡。刚刚识字的我，则拿来几本书，平心静气地看起来。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和漫长的人生岁月里，人们和柳树结下了不解之缘，重复着一辈辈生与死、聚与离的人与自然故事。无论是踏青赏柳、沿河插柳抑或是送别折柳，都选择了阅尽沧桑的清明之后。此时的柳，质本洁来还洁去，可谓是多几多伤情、几多悲喜。

如今，我们兄妹及其子女们早已分枝，各忙各的事，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安家扎根。春风拂面，杨柳依依。说不尽柳枝柔长色软，道不完思亲缠绵无期。

黄河月光

□李 健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仙李白的诗句，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故乡，想起了故乡黄河岸那轮皎洁的月亮。

故乡的月亮，一直住在我岁月的深处。那时的月亮，仿佛是一张银色的罗盘，高高地悬挂在天宫，又极像一只小小的月亮船，装载着无尽的诗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一样的梦境。

“月奶奶白呱呱，爹织布娘纺花。”每当奶奶摇动纺花车，月光便会从门楣窗棂悄悄挤进来，照着奶奶手中拉动的条状棉花蕊，我们戏称“花格节”。在飞落的收放中，犹如悠扬起伏的手指在踱着优雅的舞步，“花格节”又如春蚕缓缓吐出雪白的丝线，线止末端，奶奶右手旋即高高一扬，棉线就呼噜噜盘旋在了锭子上，起起落落一个鼓腾腾的线穗，便在奶奶的故事声中孕育诞生。

坐在奶奶身旁，听她一边“嗡嗡”纺棉，一边说着“董永卖身救父、王祥卧冰求鲤、匡衡凿壁借光读书”的传说，很难想象，不识字的奶奶是如何记住这仁孝慈善的典范，又是怎样绘声绘色地从她嘴里流淌出来。尽管这些都是翻来覆去的传说，但每听一遍都能触碰到内心深处凸起的一键，然后存储到记忆的故事家园。

时隔多年，在那无数次的月光下，想起这些种在心中的“月亮”，我的人生和岁月也一同被悄悄收藏。

回走故乡，幻想着月亮是否还住在那个岁月的童年，是否还是明晃晃的前方？

再次夜游黄河岸，虽然没能观赏到“黄河明亮”，却看到一帮人追逐月亮，说他们是在寻觅黄河雅石，不如说是在追逐他们各自的月亮。

“镶”在黄河石上的月亮，圆不自满，缺不自卑；有圆有缺，盈亏自然。

追月人肩头，扛着的那一方月亮石，分明就是天上那轮明媚神秘的月亮，虽不能言，但最可人，天人合一，无声似言。

不难看出，“黄河月亮”是黄河人独特的赏月文化，那天然的石上月，是栩栩如生的山水画、唐韵宋雅的立体诗、心旷神怡的歌、陈年佳酿醉人的酒，都成了人们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一种追求。

赏月是一种情趣，赏石是一种文化。当一方月亮石搁浅在黄河岸，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假如月亮没人欣赏，它的价值最终和石头没什么两样，而当被人们读懂，不再是普通的月亮。

天无月不雅，地无月不韵。每每看到夜晚的月亮，一抬头就会想起远去的奶奶，望着天上的月亮，仿佛一伸手就可触摸到奶奶的脸庞。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这月亮，永远定格在了童年的梦乡。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